

經念佛持齋凡坐將此而求見性成佛抑何

愚哉故云不及曰見性即成佛乎曰傳大士

云饒經八萬劫終是落空亡夫見性猶聞道

而成佛猶成道也聞道須行故上士聞道勤

而行之見性須脩故雪山脩行積年而證佛

位奚有不學不脩而以見性爲成佛乎問曰

蠢動含靈皆有佛性又曰見解智識爲靈明

覽知二者云何而能成佛曰見解智識之性

不能成佛唯蠢動含靈之性則能成佛曰異

乎所聞敢問蠢動含靈之性爲已性乎曰然

○曰何哉曰然見解智識乃是業障之性此

○蠢動含靈乃造化萬物之性人唯不知蠢動

上陽子金丹大要發真卷之十四

泥塑故云真佛屋裏坐到此方爲見性成佛
所以道即心是佛若不悟屋裏真佛即我之
真性却認見解智識之性爲佛性猶認他姓
爲我子差了多也所以道心不是佛既悟我
之真性即屋裏之真佛則此性此佛猶是四
大假合底未及長蘆四會之功所以道非心
非佛若悟我性是我真佛分明了也假之而
修假之而成所以道見性成佛故雪山四十
二年少林九年冷坐實皆爲此一段公案者
○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越格卷之十五

夫一

紫霄碑雪上陽子龜子像臘

與王祥翁

淨保保赤洒洒是一大事因緣是箇見成公
素有大力量審示神通立極造端撐天柱地
迥超宇宙獨耀古今無始以來靈光不昧窮
劫之際真性常存上聖至人高仙諸佛由此
施設由此儀刑所以道三世諸佛也恁麼彌
勒下生也恁麼七佛已前也恁麼七佛已後
也恁麼西天四七也恁麼唐土二三也恁麼
○善代佛祖都恁麼且道古人千般計較都不
會安名也不肯立字唯喚作恁麼子細看來
無頭無尾無背無面總只是恁麼了也自從
達磨西來至干曾溪單提別唱而後天下叢
林律器以恁麼事話會不少就中更無一人
肯爲他標箇名目若是箇大善知識出來或
者脫却娘生椅子未舉先知若是鈍根都教
他向人前句裏說心說性尋箇本來認影認
光竟無落處到老破驟却去怨相怨佛此輩
可深惜哉上陽子只得不惜舌頭爲他前聖

後聖說出極到之處且道如何是恁麼底當知這恁麼即是那淨保保赤洒洒底天下後來都會得那保保洒洒即是恁麼事也則知父母未生以前也恁麼保保洒洒父母既生已後也恁麼保保洒洒一大事因緣也恁麼保保洒洒這見成公案也恁麼保保洒洒只今箇樣分明說了後之人纔舉目看便知保保洒洒即恁麼底恁麼即保保洒洒底夫復何疑豈不道昔日摩耶夫人左手攀枝釋迦老子右脇降誕九龍吐水沐浴金軀便乃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一手指天一手指地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一場話艷古今禪林舉揚者多也有作實事看去也有作靈迹看去也有作恠異看去也有作話會看去今若不饒露箇消息把釋迦老子只容易看過了將來孰肯承當且道摩耶左手攀枝釋迦右脇降誕豈不是他離生死岸頭底那九龍吐水沐浴金軀豈不是那恁麼淨保保赤洒洒底周行七步目顧四方豈不是貌堂堂顯露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豈不是八

字打開中有箇見成公案作大獅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豈不是一大事因緣人中最為第一點檢將來也是好中不足暗裏藏刀後來雲門道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突貴圖天下太平雲門拳拳奉揚宗旨只得恁麼罵佛喝祖及後圓悟云釋迦把斷要津雲門知恩解報他豈不知釋迦無伴無侶是以雲門特恁欺主圓悟深知家配却又白日叫鬼且似這般話頭是障礙底是方便底若謂障礙是瞞你了若云方便目前便見是臨濟云赤肉團上有箇無位真人當從諸人面前出入豈不是直指了也一切常人暗中摸索是又不是他器識底直下便知那無位真人即是恁麼淨保保赤洒洒的古聖云性由自見命待師傳若本分底有箇真實方寸之下真常獨露金體見成何必又待許多詮註便知淨保保是真佛性赤洒洒是真佛性一大事因緣恁麼見成公案無非是真實佛性底莫道釋迦老子有此一箇大事因緣各各當人分上皆有如是一大事因緣元不關

少盡乾坤大地一時收來雲門出世也道一句不得圓悟再生也不敢擬議於此處便知性是自家底世人如何瞞得自家方知道性由自見若到這田地深深密密儘他業風沙起滄海塵飛須知淨保保底如如不動那赤肉團上穩穩當當儘他萬死萬生須知這赤洒洒底如如不動此為不落窓臼不迷境物磨睡到臘月三十夜孤燈自照忽聽漏盡鐘鳴又說新年佛法去了豈不是大解脫大光明不迷生死岸頭不拘得失流轉當知龍光佛時也只恁麼來也若攜得去與三世諸佛齊看彌勒為奴亦不小了大丈夫漢切莫做箇矇矇曠曠當斷不斷脫衫著袴無有定期疑上疑下著實說空語言裏尋窠窟文字裏尋公案是皆要想何時得返照回光脫胎換骨也我趙老師云今時人脚跟前腳跟後不認點地處即是這箇了却乃無端指性說空直賺到老只如此語豈不脫露機鋒然這老師舌兼齒剛不許人道恁麼亦不許說保保洒洒亦不許說見成公案亦不許直指亦不

許捧喝如是豈不作家緣為時人將他佛祖面目做情識見解去我這老師接上等人唯擇眉弩目便是下梢却饒一笑而已予過荆南逢一偉器样翁道人自敘往者訪謁禪林深得其趣詢之乃應菴之裔也其師瞎翁每指云與他相挨廝伴暫時不得捨離方有少許入作之分又云更須識取箇空爛底觸體試向夜靜燈滅時打箇蒲團獨坐密密地體取只這語言瞎翁費盡老婆心多少了常人看來如此予謂瞎翁不當引人落草千古之下惹人提掇無有了期雖然入作底事還要入作底人故其所出金剛還大義乃曰佛示初中後三日分豈非入作事也样翁自保保洒酒而來蘊利根智得師印證之後而唯獨一無侶二六時中認主人翁以此自照比來請益求脚跟轉處一句乃為普說保保洒酒之真諦使祥翁權以金剛為體實以涅盤為用淨保保作大獅吼赤洒酒奮雄虎勢待了便住遇緣即宗然後懸崖撒手大休歇去。豈不是箇少林冷坐底工夫也到此方知非

雅腳跟轉處事須知親為佛子已上事也此去諸方遇著衲衣下瞌睡漢不妨饒舌云是我

普說

拄杖剎竿棒拂拳喝一機一境是皆佛祖旁開戶牖提拔綱宗亦有大機亦有大用亦有權亦有實一喝不可作一喝用一棒不可作一棒行要知賓主交參前後際斷昭懸日月把定乾坤在昔阿難問摩訶迦葉世尊傳金闌袈裟外別傳何法迦葉喚云阿難阿難應諾迦葉云倒却門前剎竿著此豈不是直指人心獨露全體則知當年世尊所傳涅槃妙心正法眼藏只消迦葉一句總在裏許雖然直截要先識破他的處將如之何是他底處世尊傳來饒得微笑迦葉傳來饒得一喚只此一笑一喚方知佛祖無可柰何落草尋人若不恁地怎得那西來意怎得箇消息底這般提唱以來厥後諸佛諸祖遇因立緣隨方設便以棒拂柱杖行不如一唱省了多少計較除非明眼人舉頭便知是故馬祖一喝百

丈三日耳聾喫茶也是受食也是鼻孔也是靈骨也是卽心卽佛也是非心非佛也是一株花柏樹子麻三斤衫七斤風與月石與泉前聖後聖所遺公案一題著總是了若使鈍根之器到了總不是也只如釋迦老子云以大圓覺為伽藍圓覺且置且道如何是伽藍後來舉世以伽藍為招提所在僧納所住者尤為可笑却不知伽藍本是一物故下云身心安平性智今之禪僧言及平等性智便自無處尋頭況與他說伽藍有般強底人見人題平等性智隨云是他的心又怎知。道他心非是心故佛祖云非心非佛又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佛祖慈悲為一切人自性不明起立模樣令人自像故不得已乃至堅拳倒拂吐舌低頭其以此機至淺至近令人易見而一切人不肯承當遂至騎山門向佛殿上放佛殿於燈籠內且道佛殿須要供佛如何移山門於其上豈不觸了燈籠內著佛殿大似光燦燦地又至山河大地須彌崑崙有葦禪流月此等語渾如嘴爛全無意義總

謂禪機葛藤置而弗看難似佛果云上無攀
仰下絕已躬外不見大地山河內不立聞見
知覺直下擺脫情識一念不生證本地風光
見本來面目祖師心印何幸人人領悟箇箇
圓成挨拶將來了不可得及至末後喝佛罵
祖走釋迦彌勒凡此皆要諸人各認自己
心莫作他人見誰知後來見喝也喝見罵也
罵不知古人向自身內說將出來暴露消息
底意那一等人專事機鋒徒爾招積口業總
迷了這箇道理既他聲前句後尋覓猜想明
來暗合也只野狐精見解一到如此奚謂五
百年縱萬劫千生何時是了古之人蘊大根
器若不猛利猶自蹉過是以圓悟奮志南詢
長慶坐破七箇蒲團雪峰三登投子九上洞
山馬祖因悟磨礮六祖躬役碓舂二祖斷臂
立雪釋迦聞半偈而捨金身古聖先賢波吒
到了方討得箇生死義路今時人也口誦堯
之言而行桀之行皆是笑破自己心懸破他
人口若人人到那田地猛著力暗中求不驚
不疑無退無轉忽然相似腳跟後穩穩當當

綿密密照天灼地豈不是彌勒下生釋迦
親見到彼時節回首觀者一切常人皆立下
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著是凡高一著即
佛了也真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末也無上
陽子曰自威音王已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
不可窮已從過去莊嚴劫來曼珠室利爲七
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訥迦葉云
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大
乘今付於汝汝當護持迦葉禮足白言我當
體教恭順佛故自爾燈燈相續至菩提達摩
受法於般若多羅乃至中國而得總持道副。

道育慧可四人乃授法焉後將西返謂道副
曰汝得吾皮謂尼總持曰汝得吾肉謂道育
曰汝得吾骨謂慧可曰汝得吾髓復云昔如
來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大迦葉屢轉祝
本同一體真有二乘乎妙香佛陀問曰如來
最上一乘真空無漏真實希有無非以真心
夫一爲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
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衆生吾所以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

綿密密照天灼地豈不是彌勒下生釋迦
親見到彼時節回首觀者一切常人皆立下
風方知道有何難事低一著是凡高一著即
佛了也真法眼問云佛法還有本末也無上
陽子曰自威音王已前佛生佛滅綿綿歷歷
不可窮已從過去莊嚴劫來曼珠室利爲七
佛師至見在賢劫釋迦文佛告摩訥迦葉云
吾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大
乘今付於汝汝當護持迦葉禮足白言我當
體教恭順佛故自爾燈燈相續至菩提達摩
受法於般若多羅乃至中國而得總持道副。

道育慧可四人乃授法焉後將西返謂道副
曰汝得吾皮謂尼總持曰汝得吾肉謂道育
曰汝得吾骨謂慧可曰汝得吾髓復云昔如
來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大迦葉屢轉祝
本同一體真有二乘乎妙香佛陀問曰如來
最上一乘真空無漏真實希有無非以真心
夫一爲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
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衆生吾所以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

證大乘也密多聞越次問曰大乘中乘小乘
此三乘法皆成佛否上陽子曰唯正法眼是
爲最上一乘故經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
法無二亦無三除佛方便說但以假名字引
導於衆生吾所以云中乘小乘皆假名字唯

法則化身清淨無爲而聽法然四大色身法報化三身俱不解說法聽法唯座上有一無位真人善說法聽法是以義女和尚云虛空不解說法聽法是汝目前歷歷孤明勿形聲者解說法聽法所以道心法無說佛法無聽多口阿師問曰三身且置云何是色身云何是法身上陽子曰色身是幻身亦是妄身法身是清淨身亦是圓滿身亦是自在身亦是如來身故號爲真佛大鑒云色身雖大内心量小不名大身法身雖小內心量大等虛空界是名大身此即佛性此即真心諸修行人把他做箇主人翁也所以佛祖安名立樣棒拂拳喝燈籠佛殿柱杖利竿千般計較形容不到了處是謂不可思議功德然隨用而立名借物而渝色總而論之只是箇功德法身也法體如如問曰三世諸佛還住世否上陽子曰過去佛過去已未來佛且未至見在佛不得見曰我師還見否曰汝爲甚不見曰有形容否曰尋常頂禮接引衆生曰我師獨見復誰可見曰見者不說曰我還可見否曰汝

不信佛佛不汝見如如低頭曰發心信已若何見佛曰開汝一隻眼佛即在目前曰過去佛神通若何曰覆載包含曰現在佛神通若何曰生育造化曰未來佛神通若何曰多寶大藏將開也曰云何是寶藏義曰總歸一大藏亦有情乎曰無情看何名藏因爾無情強名曰正法眼緣此法眼不屬内外不在四旁秉生殺機爲佛法祖是曰正法眼藏曰正法已聞若何是眼藏曰汝且道什麼一件物無眼曰此眼藏即虛空藏否曰佛法一般名不虛○設夫參學人莫學客語莫學異見須知脚跟有此寶藏大包天地光耀古今形容無盡妙用無窮故云無盡藏物去物來如如不動巨古亘今如如不動生死岸頭如如不動得大婆夷多問曰自曼殊室利而七佛法偈皆言○縊色身悟人以清淨法身爲我佛法身也優婆塞多問曰自曼殊室利而七佛法偈皆言幻起滅空罪福至釋迦傳來言法而十七祖僧迦難提以來又言心地二十二祖摩訥羅僧以後皆言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與唐土二三佛又只言華種及曹溪別唱天下老和尚唯直指單提各呈面目千般百計指小喻大有如山河大地棒拂花草燈籠佛殿柱杖拳喝似此等樣以爲傳授大乘何前後之相承也敢問是同是別上陽子曰迷人說法迷法

迷時猶隔水而求魚衆生悟時猶水涸而魚驚自現是慧海云凡夫見性即非凡夫以能頓悟上乘超凡入聖佛子若迷即非佛子以其論凡論終爲下鬼悟人超越生死涅槃迷人唯學說事說理迷人今生作來世福德悟人目下頓見活維摩所以迷底人修因待果如逆風而渡海何有了期悟底人了心是佛似月下觀影真偽自知故總多尊者云心自本來心本心非有法則知本心無法而本來心乃是法身是以迷人以清淨法身爲五蘊色身悟人以清淨法身爲我佛法身也優婆塞多問曰自曼殊室利而七佛法偈皆言幻起滅空罪福至釋迦傳來言法而十七祖僧迦難提以來又言心地二十二祖摩訥羅僧以後皆言性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與唐土二三佛又只言華種及曹溪別唱天下老和尚唯直指單提各呈面目千般百計指小喻大有如山河大地棒拂花草燈籠佛殿柱杖拳喝似此等樣以爲傳授大乘何前後之相承也敢問是同是別上陽子曰迷人說法迷法

見性迷性悟人悟空非空悟色非色故前迦

葉云即此身心是幻生幻化之中無罪福後迦

耶金多云有種有心地因緣能發萌二十五祖婆舍斯多云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東土二祖云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華生此祖祖燈燈唯在明心而已自風燭論後各立宗門別出模樣直到于今豈離心之外而別有大乘者乎離大乘之外而別有佛法者乎

大傳送問曰夫生而有形死而冤散有形則○有性冤散則性泯滅之常也比形住而性存

猶華之有香比身逝而冤去猶華之墜地雖然人爲萬物靈到此得有性也無上陽子曰造化之內無明殼子爲卵生煩惱包裹爲胎生愛水浸潤爲濕生欬起煩惱爲化生四生之中各從其類孤兒不能產鳳明也爲人之靈者本性而已性之於人猶烟燄之於火泡滙之於水形存之性猶火之飛焰冤散之性猶泡之歸水此一切人失其真性流浪輪迴萬死萬生迷惑相指皆謂如是道人之性則

不然超乎造化之外生以不生死以不死亦

唯真性而已守此性如防盜焉敬此性如供

佛焉愛此性如護寶焉是故法此性即名法

性佛此性即名佛性若見此性即是佛地豈

干生死之義乎十四祖龍樹云佛性非大非

小非廣非狹無福無報無死無生所以悟我

性無生死見我性無地獄修我性超乎造化之外也

上陽子金丹大要超宗卷之十六

卷之十六

紫霄錄言上陽子龐平陳致虛撰

見性成佛

上陽子曰威音王已前這一段公案不在左右不在偏傍不在中間不在外當其時也既無師匠又無宗旨七佛且未出世彌勒尚未下生此一大事出模走樣照天燦地哆哆和之後佛已在世人具足箇箇分明了也爾來到今而一切人將自己的別了尋問他人且道他家底事豈容你知猶你家下之事

○他知否所賴先哲慈悲開示祖祖單提達磨大師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大過則了豈唯後人愈行愈遠總將日用現前一切不問却乃千思萬想向那邊覓而欲見性成佛此輩可深惜哉真比天人師明星出時成佛了也弟子再拜稽顙問曰傳云釋迦生下周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若是則世尊生而知之者也上陽子哂之曰非也曰敢問所以曰釋迦文師瞿曇乃得金丹之道修之而證佛也以其修金丹而成